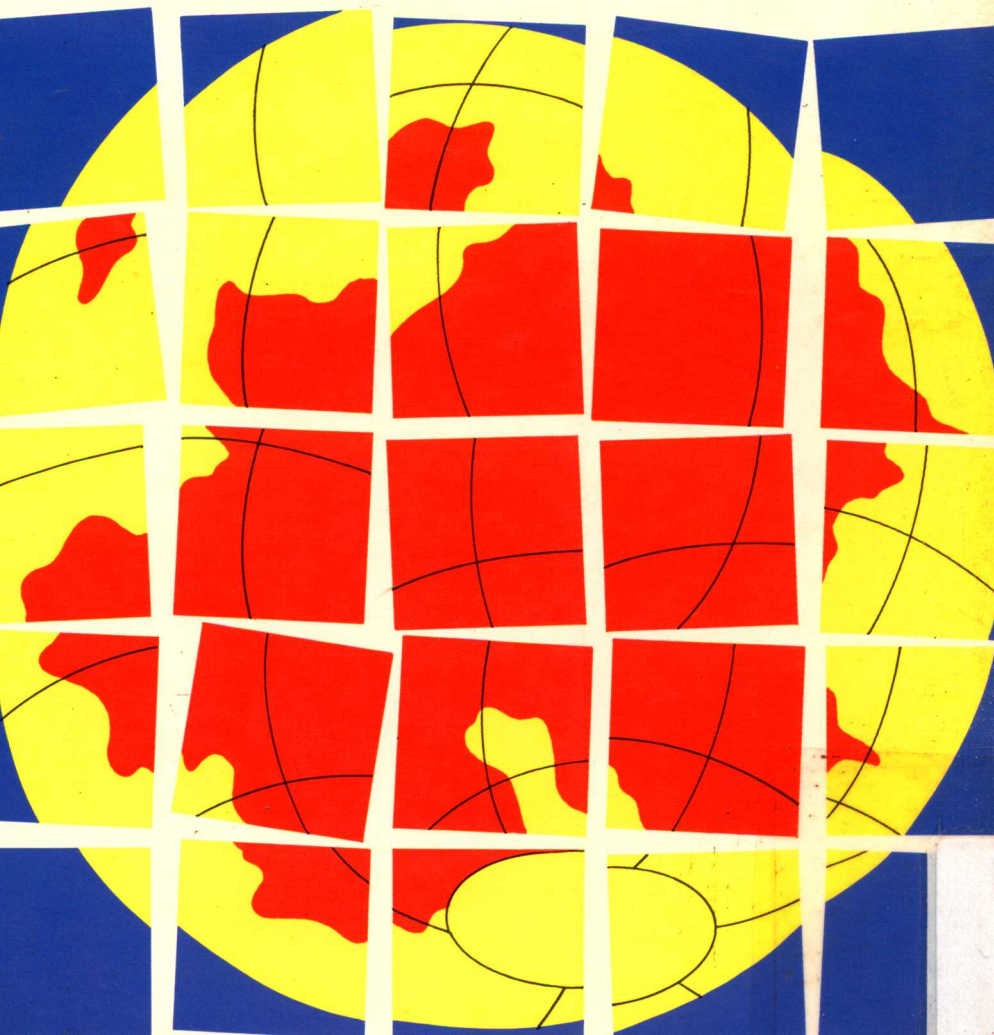


遽變中的世界大勢

從福山論文「歷史的告終」談起

古森義久 著・謝森展 譯



創意新知叢書②⑤

遽變中的世界大勢

發行人：謝森展

原著者：古森義久

譯者：謝森展

企劃：盧兆麟

主編：蔣聖玲

編輯：范素華・陳素華

美編：姜鳳怡

發行：尹德鍊

會計：許素玉

出版者：創意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路一段 106 巷 19 號 1 樓

電話：(02) 772-3145

郵撥：第 1050105-9 號

總經銷：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臺業字第 3583 號

印刷廠：中西印製廠

版數：81 年元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非經同意・請勿轉載節錄

定價：240 元

●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

ISBN：957-9491-03-8

05
34

705308

705308

705308

創意新知文庫 ②⑤

邊變中的世界大勢

——從福山「歷史的告終」談起

古森義久 著／謝森展 譯



90105264

10000

10000

10000

譯者序

謝森展

平常我們觀看電視、報紙或雜誌等傳播媒體，主要在收集時事情報（資訊），以便了解工商、社會各界的動態，進而把握當今世界的動態及流向。

可惜的是我們日常所接觸的這類報導，多半屬於評論文章，發表人自有其一定的立場及角色，所談內容未免染上主義、信仰或派系等主觀意見，不易保持客觀的水準。

幸好，近年來由於CC（電腦與通訊）的發達及普及，台灣也能夠接觸第一手資料，加上衛星廣播等，當天同一時間已能收看世界主要國家的新聞報導，顯著的增加了消息的真實性。

本書作者是一位駐外採訪的日本記者，他從其多年來的體驗，深受上述日本新聞報導弊害的困擾，因而相信只有自己親身考察所得的認識，才是正確的。

古森先生於一九七二年春天，被派至南越任戰時特派員。在南越近四年的生活中，他才發現在日本所聽到、所讀到的越南情況，和親自到了當地的所見所聞、所體驗的現實完全不同，使他遭受極大的衝擊。

譯者讀完此書後，深感在過去資訊不確實的時代，因誤導而引起的衝突戰爭，實是不勝枚舉，本書原作者本其記者的良知，從親身得到的經驗分析世界的動態及歷史的流向，譯者對其實

是求是的行爲深表贊同。我們之所以要研讀歷史，係期望從歷史的經驗中避免過去的錯誤，雖然歷史事實常爲有心人蓄意隱蔽，但事實還是會流傳下來。

尤其今日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某一國此時所發生的事件，在下一刻就已爲世界各國所共知；因此若有某獨裁者欲隱瞞事實，那將成爲無知識的笑話而爲國際所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德國即已熱中於侵略歐洲鄰國，當時英國外相愛德華（以愛好觀賞自然景觀聞名），他爲維護歐洲和平而奔走，但因資訊誤導致德國入侵比利時，成爲對德宣戰的責任者。由於當時資訊尚未發達，各國亦欠缺危機意識，使一位愛好和平者最後不得不對德宣戰，此舉在當時雖是毀譽參半，但他成功的拉攏美國參戰，使第一次世界大戰得以提早結束，則是他另一項貢獻。

回顧二次大戰時，希特勒因意識到第一次大戰由於美國參戰，使協約國遭敗績，因此德國最怕美國再度參加歐洲戰爭。但極力避免與美國衝突的希特勒，為何在日本向美英宣戰後，立即隨其後向美宣戰？而當時如德國早幾個星期進攻莫斯科，在列寧格勒遭受慘敗，或許日本會重估其戰力，就不敢向美國宣戰了；同樣，如果不是日本偷襲珍珠港成功，德國也不敢向美國宣戰，實因當時德日雙方軍人多好勇武，蓄意誤導資訊所致。由此可見，今日中共與北韓若是資訊開放的社會，其意識型態定會很快反轉過來。

又戰爭中德日兩軍均陷於苦戰中時，對蘇聯政情最有研究的日本東鄉外相，十分清楚對英美和談千萬不可透過蘇聯，而主張與英美兩國直接談判。在「人物往來志」一九五五年二月號，

「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苦悶」中有一段，東鄉外相爲早日談和，結束戰爭，認爲直接與英美交涉爲上策，而透過蘇聯爲最下策。但可惜因資訊傳遞錯誤，引來蘇聯莫洛特夫外長出面，反而引起蘇聯不顧日蘇和約而對日宣戰，由此可見資訊報導倘違背新聞確實原則，其害甚烈，不可不慎。

但日本戰敗後，日本新聞對於國際事物的報導，多半預設立場，配合政客的喜愛，並有誤導情事，因此不知有多少人受其所害，當年日本一面倒向中共，給台灣亦帶來極大的傷害。

事實上，一個對新聞忠實的記者及評論家，應對自己所得真實經驗與事實，予以認真分析與坦白敘述，某些規則是可循且今後不久可成爲現實者。尤以本後半世紀資訊科技發達，資訊報導分析與前半世紀已大不相同，從國際大事至國家、政府、政黨、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家的發言、主張、利益、其方法論等，均需依賴資訊做爲判斷的依據。

今日（十月三十日）新聞中，美國總統布希、國務卿貝克成功的促成了在馬德里舉行的中東會談，但據說已有情報傳出：阿拉伯游擊隊將發動恐怖攻擊，而以色列亦有可能進攻敘利亞。法國總統密特朗與西德總理庫爾，雙方同意成立德法陸軍混成部隊軍事合作。蘇聯八月政變失敗後，戈巴契夫立即發表回憶錄，葉爾欽爲與之抗衡，休假兩個星期以出版回憶錄，在此混亂的局勢中，一個政治領導者竟兩個禮拜不關心世界大勢及內部情事，實在不可思議。

一九八七年前古森先生辭掉每日新聞而轉入產經新聞，乃有機會以倫敦及華盛頓爲據點，赴各地去採訪第一線的消息。自採訪多次美蘇高峯會議至東歐的解放，德國的統一、EC的統合、日

美的摩擦、越南的苦悶、安哥拉內戰以及中東的紛爭等，他都能根據實地體驗，思索世界的劇變及新時代的潮流。

過去因國情不同，在台灣較少看到如此依實地採訪而撰寫的有系統報導，它的優點是客觀而具有真實感，尤其作者撰寫本書的用意，是想描述世界的動態及歷史流向，如由此次中文版的刊行，能使國人進一步掌握國際局勢的演變，則譯者幸甚。

序言

古森義久

我從事國際新聞報導，開始於越南戰爭。十九年前即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每日新聞社派遣我去戰火熾烈的南越，當戰時特派員。從那時候起，我開始認真地思索世界的動態及歷史的流向。但也在那個時候，我才發現在日本所學到、所聽到、以及所讀到的越南情況，和親自到了當地的所見所聞、所體驗的現實完全不同，這使我受到極大的衝擊。

在日本所得到的消息，使我相信大部分的南越民衆支持所謂「解放勢力」，並憎恨美國及南越政府。我以爲「解放勢力」並不包括共產主義下的北越，而完全由南越自己的政治勢力所成立。我確信「解放勢力」的目的只是要排除美國的介入，它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和平地達成民族的協調。

但當我在越南住了一段時間，並受到生活的磨練後，我愈覺得在日本所獲得的知識，其實和當地的現實並不一致。因此，我想，在日本所獲得的知識和在當地所看到的，其中必有一方是錯的。在越南近四年的生活中，前兩年我都爲了「究竟是那一個錯了」的問題而苦悶著。我常常捫心自問：「是否我在當地的體驗，因身在此中而誇大了實情？」但到了後兩年，我自然而然地相信，只有依靠自己親身體驗考察所得的認識，才是對的。

離開越南後經過五年、十年的歲月，我更確切的明白，根據親身體驗，所做的判斷是不會錯的。當時日本的新聞界及學術界中，有所謂「主流派」的論調，隨著越南情勢的發展，終於暴露出其虛構性，其結果簡直「慘不忍睹」。以北越軍攻陷南越首都為例，主流派稱為「解放西貢」，這簡直是謊言，我認為應稱之為「西貢淪陷」。

在此我之所以要重提在越南時的經驗，乃是因為這兩年來，世界情勢的變化使我深切感到，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現實，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的重要。這不僅是從事國際新聞報導上，而且是思考世界情勢的基礎。對於最近國際情勢的大變動，有人以「冷戰的終結」這句話來描述它。但追根究底，這不外乎是蘇聯想實現的馬克斯—列寧主義（即共產主義），在實踐及理論上都破產的表徵。在理論上大放厥詞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卻是壓迫個人人權及自由的一黨獨裁的幌子，而這事實終於為其國內的人民所看透、看破。

由於這種歷史的變動，部分日本新聞界及學術界人士，企圖以社會主義這個名稱，使共產主義的意義曖昧不清，並讚美共產主義國家，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國家，因此日本新聞界及學術人士，面臨了知識破產的命運。另一方面，部分日本學者，大肆宣傳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人民，亦如西方國家一般擁有自由，且其人權亦受到尊重，他們與上述公開使用「西貢解放」者，如出一轍。一想到他們的主張，腦海裡便浮起一年前，我在布拉格訪問托馬斯馬克樞機主教的情形。

在捷克首都我和九十一歲的樞機主教面談時，他義正詞嚴地指出捷克的國民及宗教，長期以

來被蘇聯及捷克共產政權鎮壓及迫害的情形。然後，他快樂地握著我的手說：「我們終於獲得自由了」。對於在布拉格的山上古城一室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當時他還說：「共產政權就是壓迫自由的一黨專政」，「東歐事實上就是在蘇聯的統治下」，這些話如今已不稀奇，但在兩三年前的日本，一定會被戴上「反蘇、反共」或「保守反動之鷹派」的帽子。如今，在蘇聯內部、在東歐各國，其一般國民都已一致認同這一事實。

過去日本新聞界及學術界部分人士，對於當西方完全中止軍備增強時，蘇聯仍然急速地在裝備SS20強力飛彈一事，並不提出批評，但當西方要對抗SS20時，卻高喊：「不可刺激蘇聯、引發危機」、「不可從事毫無限制的軍備擴大」、「反對核武恐怖」等口號。其實很明顯的，能抑制蘇聯擴大軍備，以及使裁軍談判有所進展的，就是西方當時強硬的態度。

對於日本這些舊主流派，我一直抱著懷疑的態度，而且，近兩年來的世界劇變，更證明了我的看法是對的。

舊主流派人士，現在又要說：「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時代也將終結。」但這主張並不中肯。我所要提出的是：在冷戰時代的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是兩個觀念的對立，如今由於前者的崩潰而結束了雙方的對立。東歐各國共產政權的崩潰，在理念上及實際上，更證明了西方自由民主主義優於共產主義。其結果，使得自由民主主義擴大到東方。德國統一的實例就是其明證。

因此，這並不是意識形態的終結，而是西方觀念的勝利。也許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結束，但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理念，在全世界已深植人心，且健壯的存在著。所以那些舊主流派人士所說的「意識形態的時代已終結」，自由民主主義也跟著共產主義消失的主張，我認為他們分明是在逃避事實的真理。

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曾經說過：「這個問題就讓歷史來回答吧」。他的意思是，如果人民和政府應有的關係，一時找不到答案，就從歷史中去尋覓吧。

就這兩年來世界歷史的演變看，他是說對了。當舊主流派人士主張共產主義革命就是「人民解放」、「歷史的潮流」，而我們一時無法立刻否定的時候，經過兩年的歷史演變，我們的反駁顯然獲得了歷史的肯定。

如今世界已經變了，不僅是美國和蘇聯的關係，不僅是東歐脫離共產制度，德國終於統一，更由於美蘇關係的變化或其反作用，連中東情勢及日美關係也跟著變化。

我很榮幸能目擊最近世界的歷史變化以及劃時代的許多事件，因為一九八七年辭掉每日新聞而轉入產經新聞之後，我有機會以倫敦及華盛頓為據點，赴各地去探討第一線的消息。自多次美蘇高峰會議至東歐的解放、德國的統一、EC的統合、日美的摩擦、越南的苦悶、安哥拉內戰、以及中東的紛爭等，我都能在現場感覺並思索這世界的劇變和新時代的潮流。

目錄

譯者序
作者序

第一篇

第一章

冷戰是否已完全結束？

14

第二章

歷史的完結？——查證福山論文

42

第三章

東歐民主化的未來

60

第四章

德國統一的意義

122

第五章

歐洲單一市場的光明面和暗淡面

134

第二篇

第六章	日美關係的展望	176
第七章	賴世和的日本觀	210

第三篇

第八章	天安門事件與「反共」	244
第九章	再訪中南半島	260
第十章	安哥拉內戰前線	288
第十一章	波斯灣戰爭的背景	306

第一篇

第一章

冷戰是否已完全結束？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馬爾他島

這一年半以來從基礎震撼世界的是，美國和蘇聯之間歷史性的變化。兩個超級大國從大戰後的長期對立逐漸緩和態度，並開始談判協調。美蘇關係妥協的徵兆，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地中海馬爾他島，布希和戈巴契夫的會談，已明顯地表露出來。

十二月二日早上，在風雨交加的馬爾他島馬爾薩什洛克灣，我榮幸地被選為各國新聞記者採訪代表團之一員，親眼看到這歷史性的時刻。

上午九時五十分左右，M·高爾基號軍艦上鋪著紅地毯的會議室前廊，戈巴契夫（那時蘇俄尚未舉行總統選舉）帶著謝瓦納茲外長及雅可布雷夫政治局官員等，以快步走來。

然後美國方面也以國務卿貝克為先導，布希總統隨後從樓下出現，和戈巴契夫握手後，介紹同行的特別顧問史寇克羅夫特，又向記者團說：「本會議將要討論有關東西雙方關係的各種問

題」。

當有人問起：「是否要提議華沙條約軍隊削減的事項」時，戈巴契夫回答說：「首先我想提議的是，廢棄無法在這種惡劣氣候出海的軍艦（原預定之會議場所是B和S兩艦）」，他借著臨時變更的會議場所來說笑話，並對於自己一貫主張的美蘇海軍力量的削減，尤其是地中海兩國海軍的削減案，做巧妙的宣傳活動。在周圍的笑聲中，戈巴契夫又強調：「老實說，我方想利用這種方法，解除美國地中海艦隊的武裝，這是我方的祕密提案。」

此時，布希總統打斷戈巴契夫的話題，指著海上說：「看來要平靜了，這是好預兆。」並指著會議場所的階梯說：「我們這就進去吧」。然後上午十時左右，兩首腦便登上階梯走入豪華的會議室。

看到室內寬度較窄的會議桌時，戈巴契夫又笑著說：「如此窄，若討論太過熱烈，恐怕會互相踢腳呢。」可是，當記者問到：「此次是否能達成某些共識」的時候，他卻認真而明白地回答：「是的，有很多共識」。同時布希總統也用俄語回答記者說：「有，很多，很多。」

馬爾他高峯會議究竟產生了何種成果？

首先在此次會談中，戈巴契夫承認：蘇聯正在放棄四十多年以來，在雅爾達體制下對東歐的直接統治。而布希總統也強調了西方對蘇聯態度的緩和，這是戰後國際政治上的重大轉捩點。同